

卢俊义被缉拿(32)

胡义听燕青一语点破机关,唬得脸上变了颜色,嘴里却还硬撑着道,没有的事,小乙哥多心了,我姓胡的哪有闲心管那事。燕青没工夫与他啰唆,将他的胳膊向后背上使劲一拧。

胡义知道燕青那敢做敢当的性子,知道他跟贾氏、李固有过节,更知道自己远不是燕青的对手,生怕硬顶下去被燕青收拾个骨断筋折,只得软下来,做哀告状道,此皆是李都管指派小的去的。小的端着府上的饭碗,不得不从。其实是事出无奈,求小乙哥宽谅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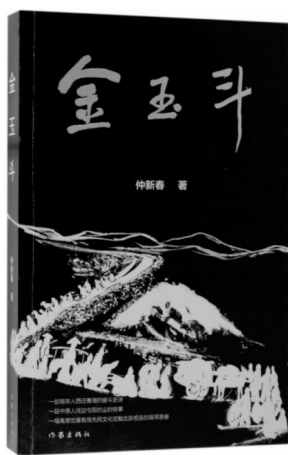
燕青道,既是如此,待会儿见了主公,你与我做个人证。胡义吓得脸色煞白地道,这个我不敢,日后主母和李都管都饶我不得。燕青斥道,你独怕那两个,便不怕主公吗?有主公与你做主,他们能将你怎的?事情说清楚以后,那两个府里面能不能再容得,还都难说呢。

胡义心想,但若卢俊义谋反之事坐实了,后果如何更是难说。嘴上却不敢露出这话,他看着燕青凶狠的神色,心里念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点头应承道,是是是,就依小乙哥之言,小的做证便是。燕青逼上一句道,事到临头你若翻供,我燕青决不会饶过你。胡义连连说道,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燕青见胡义已被制服,心里踏实下来。燕青怀着扬眉吐气的快感,当即押着胡义折返卢府。岂知他刚刚临近府前,便听得满街满巷一片人声嘈杂。燕青举目望去,不觉跌足叫了一声苦。但见有大队的官兵荷枪挺戟,横刀立剑,已经将卢府团团围住。

原来那贾氏与李固刁钻得很,担心去官府报案者途中发生变故误了大事,当时乃是派出了一明一暗两个家丁。胡义作为明的一路,李固命他步行走府宅的前门,却又另派了一路暗的,骑马出了后门。

燕青是没有料到贾氏、李固这一手的。即便是料到了,他又无分身术,亦是无法同时截住这两路人马。就在胡义与他纠缠扯皮的时候,骑马报案者早已赶到了大名府衙。梁中书近日屡闻卢俊义谋反传言,已对此事高度重视,备下了一彪人马,准备随时出击围捕。现在一



◆ 仲新春 著 作家出版社

趁火打劫(29)

这时,他将沉甸甸的小布囊塞进怀里,手持腰刀向门口走去。

阿莫尔一把撕住王木才,说:“强盗在外面封死了门,点着了房子,想把我们烧死,你往哪里逃?”

王木才说:“那也不能等死啊!”接着举刀在门框上乱砍。门板纹丝不动。

黑暗的屋顶上忽然亮起来,众人抬头一看,顿时惊叫起来。只见一股火焰抖动着从椽子间的空隙中钻进屋来,在顶棚槽朽的梁椽上跳窜。

屋子里弥漫着烟火,弥漫着惊恐和不安。

“老天爷啊,我洪家前世没造什么孽啊!你为何一再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已经起身下了土炕的洪母站在地上喃喃自语。

桐香搀着洪母,安慰道:“妈妈,您吉人天相,老天爷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

希明也安慰道:“妈妈,天无绝人之路,您甭怕。”

火蛇从顶棚上颤抖着身躯,开

始向屋子空间所有的目标贪婪而欢快地张开了血盆大口。

希彦焦急地对阿莫尔喊:“大哥,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冲出门去。”

阿莫尔说:“三弟,我冲出去在前面开路,你领大家紧跟在我后面。”接着,走到门口,抬起多年来练就的一只铁脚,运足气力,朝着门板奋力一踹,只听“哗啦”一声,门板散了架。他正要出门,却见门外大火正熊熊燃烧,草屋在火光和烟雾中颤抖。他抬眼向左侧的凉棚望去,只见拴在那儿的“白脸蛋”正面对着他,一边嘣嘣嘶鸣,一边用两只前蹄在地上刨着。

阿莫尔正要出门,火光中却跳出几个红发黑脸的“鬼怪”来,堵在门口,打着火把,举着钢刀,一边跳跃,一边阴阳怪气地呐喊。其中一个矮胖“鬼怪”喊:“想活命,先交钱,再走人。”

阿莫尔一听,知道这些“鬼怪”是为了图财害命,即便你交了钱也不会饶你性命,不然他们不会纵火烧房。于是试探地说:“我们都是朝廷发配的罪人,没有钱。”

矮胖“鬼怪”嘿嘿冷笑一声,“谎话!你们那只牛皮箱里装的不是钱财吗?”

阿莫尔想,他们怎知我的牛皮箱里有钱财呢?看起来这伙强盗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于是不慌不忙,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嗖”的一声,扔出门去。他这扔砖头的手段,承袭了当年他阿爸巴音手扔卵石击打目标的功夫。此刻,他手中飞出的砖块正好打在矮胖“鬼怪”身上,只听“啊”的一声,矮胖“鬼怪”随即倒地。其余“鬼怪”一时吓得愣在原地。刹那间,阿莫尔跳出门槛,大吼一声,挥动杂木棍,朝那些“鬼怪”们打去。但“鬼怪”们却一边跳跃,

一边呐喊,向后退却。阿莫尔急追上去,那些“鬼怪”却向一片树林窜去。阿莫尔紧追不舍。“鬼怪”们快钻进树林时,其中一个却摔倒在地,手中火把丢在一旁。阿莫尔上前,一把撕住对方的衣领拉起来,顺手捡起火把一照,却见这“鬼怪”是一个汉子装扮的,那张黑脸分明是锅黑涂抹的,披在头上的红发是麻丝染成的。阿莫尔举着棍子,对准汉子的脑门,厉声问:“快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何要害我们?”

汉子求饶道:“好汉饶命!”

阿莫尔说:“你老实说,我就饶你性命。”

汉子说:“我们是牛角山的强盗,今晚是专门来抢你们财物的。”

阿莫尔问:“既然来抢财物,为何又要逃跑?”

汉子嘿嘿笑道:“实话告诉你吧,你已经中了我们三大王的调虎离山计了,这会儿他恐怕已经背走了你的牛皮箱。”

阿莫尔顿悟,于是一脚将汉子踢翻在地,急忙转身向原路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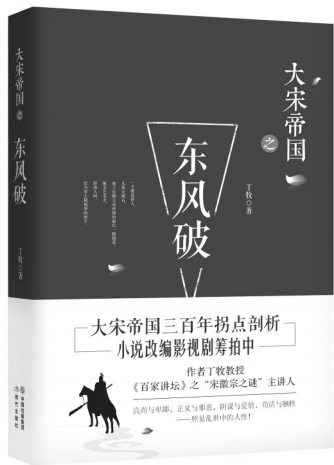
就在阿莫尔追撵那些“鬼怪”的时刻,希彦身背牛皮箱,迅速带着大家冲出了屋门。刚稳住身子,忽听身后轰隆一声响,转头一看,茅草屋已经坍塌,熊熊烈焰直冲云霄,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正在大家惊慌失措时,黑影中忽然闪出了两个“鬼怪”,堵住了众人去路。

众人更是惊恐不安,尤其是几个女眷,真以为遇到了阴间厉鬼,吓得腿脚都不能动弹。希明行医治病,不信鬼神,此刻双手搀着母亲,安抚家人道:“人不怕鬼,鬼难缠身。”

王木才毕竟有些见识,对着两个“鬼怪”求饶道:“两位好汉,想干什么,快些讲明!”

“想活命,留下牛皮箱走人。”一个“鬼怪”回答道。

(明日关注:失而复得)



◆ 丁牧 著

大宋帝国之东风破

现代出版社

得消息,即命一名提辖火速提兵前往,不消一刻工夫便赶到了卢府。

这时沐浴更衣后的卢俊义在贾氏、李固的陪同下,刚刚在餐厅的桌边坐定,尚未动箸,就闻听外面响起了杂乱的人喊马嘶声。卢俊义让李固去看看外面因何事喧哗,李固心知乃是官兵已到,与贾氏交换了一个眼色,敷衍卢俊义道,外面喧哗不关我们的事,管他做甚,主公吃酒吃酒。

卢俊义正没好气,瞪眼发作道,你这厮恁地腿筋懒怠,去走一趟看看便怎的,我支使不动你了吗?李固暗骂道老匹夫,祸到临头了你尚不自知?面皮上却仍旧谦恭有加地道,主公训得是,李固就去看看个究竟,给主公一个交代。便起了身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正遇着那提辖带着兵士闯将进来。李固忙将身子一侧,让着众官兵进了餐厅。

那提辖劈头便叫道,卢俊义安在?

卢俊义冷不防见此光景,怔了一下,起身离席答道,在下便是卢俊义。不知这位大人带人披甲执仗进我府宅,所为何由?那提辖取出一纸文书道,本提辖乃是奉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之命,前来缉拿反贼卢俊义归案。

听了这话,卢俊义不禁回头向贾氏、李固逼视过去。

贾氏、李固饶是贼胆如斗,此时也觉心虚。碰上卢俊义那犀利的目光,都慌忙垂首躲闪。卢俊义这才醒悟燕青之言不谬,后悔自己不辨皂白,不纳忠言,果然落入了歹毒小人设下的陷阱。

但卢俊义并未恐慌,他坦然地对那提辖道,大人之言差矣。我卢家祖居大名,一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有何缘故便要谋反?再者说了,你空口说我一句谋反,我便是反贼了吗?就算是梁中书签的文书,也须拿出证据,方可定得罪名。如若你拿不出,你便是在此杀了我,也休想让我随你走去一步。

那提辖闻卢俊义声名威望,原本对其就有三分敬畏,见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心下不禁犯怵,不想正面与其交锋,乃转脸对李固道,姓李的,你既告发他卢俊义谋反,须是有些证据。说出来听听,也好令他心服口服。

卢俊义亦将目光盯住了李固,冷笑道,好一个李都管,你说吧,我卢某人洗耳恭听。

(明日关注:藏头诗定罪)

权力是衡量领导干部的标尺(23)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明显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可见领导者主要是对未来应有科学的预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成为有效的领导。

权力是衡量领导干部的标尺,整体中要把握关键,对抗中要保持原则。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时代是个普通的政治委员,不显山不露水,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恶习、有什么喜怒,就是跟着斯大林走,为斯大林欢呼。斯大林去世后,他开始和马林科夫争权,最后当选苏联总理,成为苏联第一把手。

在1960年10月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当菲律宾代表发言抨击苏联在东欧的作为正是他们所反对的殖民主义时,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打桌子,表示抗议。全世界大哗。

外交场合中,我们反复强调外交礼仪,不能大声说话,不能随地吐痰,西装、领带要按规定打理。我们讲了很多礼节,还专门开了礼仪课。赫鲁晓夫在那种场合,用皮鞋后跟敲桌子,属全世界大忌。

美国人到现在还在回忆,赫鲁晓夫当年敲桌子用的皮鞋到底是他自己的还是旁边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脱下来递给他的。研究有关赫鲁晓夫拿皮鞋敲桌子事情产生的国际政治的课题,说不定都能评硕士、博士。

后来赫鲁晓夫跟别人说过:“我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我永远不

会做资产阶级的政客,我必须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在斯大林时期,他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没看出来他有什么问题。当斯大林时期过去,他的个性极度地张扬,这就是人的本质在权力中尽显。

例如,撒切尔夫人如果没有当选英国首相,可能就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当选英国首相后,被誉为“铁娘子”。

1981年,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命令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叫它福克兰群岛。

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诺顿张皇失措地向撒切尔夫人报告:“糟了,他们的舰艇已经去了,我们来不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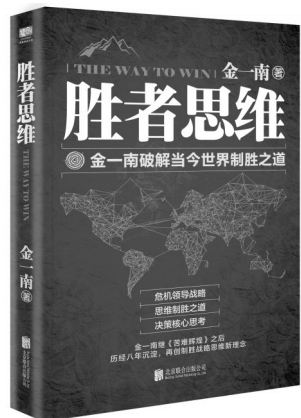
阿根廷距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几百海里,英国却远隔一万四千多海里,完全来不及。诺顿向撒切尔夫人汇报,说这几个岛丢定了。撒切尔夫人只讲一句话:“这几个岛是我们的,必须把它们拿回来。”

整个英国的国家机器根据这句话开始运作。

撒切尔夫人从没当过兵,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但对武装力量的运用超过了许多男人。国防大臣张皇失措的同时,英国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英军的上将也给撒切尔夫人建议:“距离太远,这场战争我们很难打赢。”

英国的舰队出发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专门从美国飞往英国,温伯格说:“你们的舰队是去巡游的,英国的特遣联合舰队阵容浩大,还没到,就能把阿根廷人吓回去。”撒切尔夫人对手下的人说:“你们不是去武装巡游,你们是去进行一次严重的战斗。”

一个从未当过兵的人对战争的感觉如此之好,不知这种能力是从



◆ 金一南 著

胜者思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哪儿获得的。她也有最困难的时候,当英国的“挑战者”号运输舰被阿根廷的飞机发射鱼雷击中,正在下沉时,舰上有十九架英军的鹞式飞机来不及起飞。接到这个电报时,撒切尔夫人称:“这是我一生中 darkest 的时候。”如果这条船沉掉了,十九架鹞式飞机会跟着沉入海底,英国人在南大西洋的空中优势将大大折损,仗就很难打赢,周围人都在看笑话。

撒切尔夫人称其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同时也是她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间隔24小时,在“挑战者”号运输舰沉没之前,那十九架鹞式飞机垂直起降,全部飞了起来。

撒切尔夫人如果没有成为英国首相,由另一个人担任英国首相,那几个岛估计全丢光了,正因为这位女士成了英国首相,人的本质在权力中尽显。这就是索福克勒斯讲的方法,要想看清楚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将权杖塞到他的手里,看他如何行使号令。人的本质在权力中尽显。

(明日关注:积累必须在到达高位之前完成)